

酒吧

文/胡弦

在酒吧里,时间像变慢了。酒吧里的时间,像是落在了时间后面。桌上的一杯酒,透明,安静;远方的机场里,飞机正在起飞,有些人,像在赶往时间外面的世界。

而酒吧里的黄昏刚刚来临,它来到冰冷的啤酒里,来到杯子上的水珠里。有些气泡冒上来,破了,那是某些人处理内心压力的方式。

有个人太瘦,细长,曲颈瓶看起来像他的脖子。另一个人圆滚滚的,西装的下摆有道锐利的切线,呈现出另一个时代的特征。

玻璃杯冰冷,酒柜边的镜子有个奇怪的锐角。沙发上有个人对另一个人说,他爱她。他觉得他的身子是漂浮的,几乎可以漂浮在他说出的那句话里。他想看清她的眼睛,但灯光在闪烁,那眼睛,同酒吧里最微妙的黑暗混合在一起。

“你在干吗?”有人给远方的人打电话。

“瞎忙,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吗。”他在列车上,在和整个世界一起飞驰,身旁,坐着一排排想出现在时间前面的人。

调酒师在调酒,章鱼什么也抓不住,有块礁石一样的东西,在他们的谈话中出现,但即便是醉了的人,也小心地,不去触碰它。

有个人真的醉了。他听见调酒师说,这样的人是酒吧里的常客,他们粗看与常人无异,但只要几杯酒下肚,就能把他们从众人中分离出来。

另一次是他醉了,他看见酒吧在晃动。他听到有人在争吵,后来有桌凳翻倒的声音。他觉得在他醉了的时候,发生点什么是正常的。

他听见有个人说,酒吧代表已经消逝的时间,出现在这里的人,代表着那些被回忆的人。有个人应和着,说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。然后,有个人突然孩子似地哭了。

他们继续饮酒,遥远的地方飞机在飞行,正从醉意中飞走。一个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的人,在向服务员要一杯伏特加。

他们改喝啤酒的时候,外面下雪了。

他们继续交谈。水,沙发,灯晕……后来他们沉默下来。他发现,他们仍保持着对交谈的渴望,并希望首先

从对方的内心开始。

再一次,他有了腾云驾雾的感觉。“也许,醉意有利于驾驭。”这样想着,他看到有许多东西从酒吧里飞了出去,有的立即无影无踪,仿佛一下子被未来取走了;有的绕着某个地方的假星星在盘旋。他仰起头来,想看个清楚,但有人打断了他。他斜着身子滑动般过来拥抱着他,因重心不稳,把他冲撞得斜倚在柜台上。他们大笑起来,并试图更紧地拥抱在一起。

她过来搭话,脸色苍白。她说她体内都是孤独的液体。他注意到她的杯子里,一种类似灯光的东西已彻底融化,并在玻璃中晃动。这个美人儿有一副好身材,像某个牌子的酒。

他终于醉了,睡意朦胧。等他再次清醒些的时候,酒吧里的人已少了许多。有人在啜饮,有人懒洋洋地像在等待着什么,他们沉浸在蓝色的阴影里。液体的火,在他们手中尚未熄灭。

已是午夜,多么安静;已是午夜,如此冷峻。调酒的人仍然在调酒,玻璃器皿有细微的声响,所有的事物都在静静反光。■



生命的界分和链接
画/吴湘云

韭菜

文/张羊羊

如果我写一本书《草本来信》,都是关于故乡的花花草草瓜果蔬菜,如果没有写到韭菜,如果我的奶奶和母亲都有足够的阅读能力,我想,她们会轻轻地数落我几句的。如果我开始写韭菜,并写下这么短短几行“我去吃烧烤,三五串韭菜是必不可少的。几时奶奶或妈妈翻炒的碧嫩韭菜,躺在炭火旺腾的铁丝网上也能闪出醉人的油亮,再撒上一些椒盐、辣椒粉和孜然调味,居然拧出了一股奇妙的好味道”后,她们是否会感到惊讶呢?

我能确定的是,奶奶和妈妈至今没有吃过烤韭菜,或许她们都不能理解韭菜会有这样的吃法,就像江南纤巧的小姑娘在春天穿了北方大汉的皮袄子一样,看着心里就疙瘩。

春韭秋菘,对于祖先的味觉记忆,我觉得一点也不要置疑。当年文惠太子问周颙,菜食何味最胜?周颙答,春初早韭,秋末晚菘。因为有先人说了,所以有人记载了,才有后人不断记住

了。这是一个可贵的事实,早春的韭菜和霜降后的大头青,贴合时令的难道还不味美吗?一撮韭菜,一棵青菜,一部饮食的春秋。于是我太想有个菜园子,因为我认识很多种子。

以前的蔬菜不仅可以当好蔬菜吃,还可以当好药吃,比如这韭菜,又叫“壮阳草”“洗肠草”,而今的蔬菜只能当蔬菜吃,还得无奈地积存点毒素。所以,春韭秋菘的美好往事,只在少数如奶奶般年龄的老人的门前三分自留地里循环着,也差不多到了吹灯拔蜡的境地。所谓的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,不过是让少数人有机会活得好些。

触露不掏葵,日中不剪韭。祖辈们耗费了漫长的时光,才大抵摸透了植物的生长习性,并给我们几句柔软的家训。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,当年杜甫和卫八重逢,酒喝了不少,估计是自家酿的杜酒。家常便饭,即使吃的午饭,也只能去剪把韭菜了。虽说没有佳肴,人生感慨多了,情谊也深得

很。在我老家,韭菜割后,会盖点灶膛里扒出的草木灰,再浇上水以便很快萌发新芽。不知彼时彼地卫八的家乡有没有这种农事习惯。

韭花我没吃过,所有的菜花我都不吃。杨凝式午睡醒来,腹中饥饿,恰好有人相赠韭菜花,看来他口味很重,居然觉得韭苔也可口。读了他写下的日记《韭花帖》才知道,好吃是因为就着羊肉吃。可以说比杜甫那顿吃得好,可也可以说没杜甫口福好,韭菜韭菜,还是春韭最美。我的奶奶八十岁了,我吃了三十多年她种的韭菜,就是味道好。

杨凝式的字倒写得比韭花葱灵,还是几簇孩童时代的韭菜在斜风细雨里的天真,有好心情在跳跃,成了妙然天成的佳作流传了下来,有人评价“啐啄”,啐啄应同时。小鸡在蛋壳里吮啊,鸡妈妈在壳外啄,生命就诞生在那不早不晚的一刻。眼一睁开,春天来了!韭菜又嫩绿了,有时候我很想变成一只蚂蚁,穿过那一片高大的绿色的森林。■

买花的男人

文/竞舟

路灯昏黄的光线从越来越稀薄的日光中突围出来,夜幕降临了。在空旷的街头,一个男人在焦虑地张望。

他骑着自行车,不时停下来打听:你知道附近哪里有卖花的吗?路人答,现在天都黑了,哪还有卖花的。那男人追着问,有没有花店?路人甲抬手指向东边,路人乙则指向西边,路人丙的手指在十字路口划了一圈,最后放下来说,花店有,不过估计也都关门了。

男人像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孩子,在路边茫然踟蹰。行人渐渐稀少,开始,他只向女性打听,后来甚至向一个小伙子打听,你知道哪里有卖花的吗?

男人大约五十多岁,一个应该在家里含饴弄孙的年纪,却在天将黑尽的时候,穿着工作服,站在马路上。他的身体有些臃肿,像一只橄榄被生生摁在车座上,头上的棒球帽看起来像是被年轻人淘汰下来的,有点小。车篓子里放了塑料编织袋,大概刚丢下繁重工作,就满大街找花店了。这辈子都过的粗放型生活,从没与鲜花打过交道,更不知道各种鲜花的意义。也许是平生第一次,他需要一束花。

每天喝一杯桑葚汁,身体会产生奇妙的变化:润肠养颜,滋肝明目。这一粒小小的野果,是美景,是诗意,也是身体最好的养分。

得知我写桑葚,同是植物控的画家吴湘云,欣然以画相和,她以水墨线描在宣纸上勾画了一幅《桑葚图》,柔美清雅的气息,让人有拿起画笔画画的冲动。湘云告诉我,画室外有一株桑树,桑果藏在叶子间,很多桑果落在地上黑漆漆的,“桑葚铺成满地诗,我看的正是这样的意境呢”。■

日子里,买一束花送给这个日子的主角。可是,他工作忙得走不开,一直到天擦黑。他不敢申辩,在这个僧多粥少的时代,必须趁这几年身体还行,再多挣些钱。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,等他终于能跟老板说回见,天已经黑了。街道两边的高楼窗户里透出柔和的灯光,像亲人的召唤。劳碌一天的人们已经赶回家,围坐在桌前,而这个买花的男人还在路灯下徘徊。一个关于鲜花的承诺拽住了他回家的脚步。此时,他像一个情郎。

多年来,他一直习惯于将自己挣来的辛苦钱交到老伴手里,用这种直接干脆的方式让老伴高兴,至于家里需要买什么,都由老伴决定,有时去超市,视线也只限于生活必需品,而鲜花,是女人们的奢侈品。他对女人花钱买这种东西很是不屑,就开那么两三天,然后什么也留不下,浪费钱。可今天,他身上装着大把钱,却买不到一束花,才明白花对女人意味着什么,对男人意味着什么。

他推着车,沿着其中一个路人指的方向犹犹豫豫地走去,他的身影消融在夜幕中,声音仍不时传来:你知道哪有卖花的吗?他的认真和固执感动着每一个过路的人,尤其是女人。如果心诚则灵是一句客观老实话,那么此刻大街上应该到处开满鲜花。

其实,在这个刚刚开始的夜晚,鲜花本身已不重要,仅仅这个美丽的名称,就已经在这个迟迟不肯回家的男人身上体现出了它永不凋谢的魅力。■

桑葚铺成满地诗

文/钱晓征

那天,走出地铁站时看见路边有桑葚卖。蹲下身子打开盒盖,挑选一颗最大最紫的桑葚放入口中,一边体会舌尖酸甜的滋味,一边给朋友发短信:这个季节可以吃桑葚了,补血、养肝、乌发。

南方开始吃桑果时,北方的桑树才开花。梭罗在《野果》中说“六月二十八日那天,看到红透了的桑葚,第二天树上还挂着一点”,这应是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桑葚,跟中国北方季节相似。中国自古是男耕女织,采桑养蚕则是“女织”的一部分,这便让采桑跟爱情有了关系。古代许多诗文对采桑有过描写,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《陌上桑》。

记忆中,桑葚是随手可摘可食的野果,实在算不得稀罕。桑树在乡下是很普通的果树,也没有人把桑果当水果。桑树像枣树石榴一样,长相比较伶仃。早春时,桑叶密布,大把采回来养蚕,从不担心叶子会被蚕吃光。桑树的幼果是绿色的,由青变红,由红变紫,由紫变黑,一粒一粒的桑果,藏在桑叶

间,阳光透过叶片照得桑果玛瑙一般。桑果味道还有些酸涩,孩子们就开始吃了,一路吃到果子成了黑紫,参差红紫熟方好,一缕清甜心底溶,孩子们便可享尽桑果的盛宴。

成熟的桑果,如普林尼所说,会染红手指,连嘴唇、牙齿也会被染得红紫。一群偷吃桑果的孩子们,常用“血盆大口”吓唬彼此。

桑果长在高而细的枝条上,摘桑果并不是一般孩子能做到的。有经验的孩子合抱住桑树使劲地摇晃,果子就会下雨一般落了一地。画家徐乐乐画过一幅《桑葚图》,描述的正是这样的场景:横向展开的画面,左面是一株桑葚树,男孩站在石头上双手抓住树枝使劲地摇晃,女孩拎着提篮接住纷纷落下的果子;画的右面,两个孩童伏在地上捡桑葚,一个穿着红肚兜的男孩正在吃桑葚,眯缝着小眼睛陶醉在桑果的美味里。画面清雅灵动,童趣盎然,让人爱不释手。

桑果成熟的季节,空气都是甜的。

在读梭罗之前,我以为是偏爱让感觉出了差错。后来发现梭罗也写到在春天能闻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甜香,他认为大地孕育的水果应当吐出春天的气息。

《本草纲目》中说:桑葚可镇魂安神,令人聪明,头发不白,延年不老。不过,桑葚性寒,脾胃虚弱者,不可多食。可以将新鲜桑葚洗净,加水煮开,放到料理机打成果汁。

每天喝一杯桑葚汁,身体会产生奇妙的变化:润肠养颜,滋肝明目。这一粒小小的野果,是美景,是诗意,也是身体最好的养分。

得知我写桑葚,同是植物控的画家吴湘云,欣然以画相和,她以水墨线描在宣纸上勾画了一幅《桑葚图》,柔美清雅的气息,让人有拿起画笔画画的冲动。湘云告诉我,画室外有一株桑树,桑果藏在叶子间,很多桑果落在地上黑漆漆的,“桑葚铺成满地诗,我看的正是这样的意境呢”。■